



潘高鹏

巨口古厝。

## 一

莽莽武夷纵贯闽赣边界,是闽江水系与长江水系的天然分水岭,分隔开宁静偏远的闽地与繁华纷扰的中原。在汉之前,闽地大多为土著,偏居一隅,躲过许多兵事。永嘉之乱、安史之乱、靖康之难三次衣冠南渡,土族纷纷穿过武夷山脉狭小的山口关隘,星星点点地在闽地沿海和闽江流域边上散布开来,与本地民族融合发展。朱熹在《晦庵文集·陈昌仕甫请公帖》中说:“靖康之乱,中原涂炭。衣冠人物,萃于东南。”可见,南北宋之交,北方人口入闽尤多。而闽北,作为中原入闽陆路的最早一站,成为移民较多的地区。

在闽北的延平巨口乡,这一片安宁寂静的土地上,散落着一座座沉稳凝重、古朴庄严的古民居,它们就多是南北宋之交时先人移民到这里后陆续兴建的。

一个秋天的上午,我来到巨口,来到这一片如诗如画的古村落。

## 二

临水而居一贯都是人们的居住情怀。

作为闽江的支流,武步溪流速平缓,蜿蜒迂曲,坐落于武步溪边的巨口,天然是理想的宜居之地。

巨口是国家级生态乡镇,有国家级传统村落4个、省级传统村落4个。我们是沿着武步溪边的公路驱车前往的,一路山高林密,一路流缓水深,四周蜿蜒的山峦将小村环抱,远山接天,近处绿树掩映,黄墙黛瓦的民居错落有致、层次分明地镶嵌于山坡田间,形成独特的明清闽北山区古村落风貌。

走在这里,抬眼所见都是旧巷、老街、断井、古厝,处处都是数百年时光的沉淀。古厝的墙用土坯夯筑,斑驳的墙体在阳光下泛着金黄。有些墙体

已然只剩得一面,任人间风雨侵袭,却仍似岁月无法磨灭的丰碑,傲然挺立于天地之间。指尖划过土坯粗犷原始的纹理,仿佛就触到了久远的岁月。

如果说,建筑是凝固的音乐,那这一栋栋古厝就是一首首古老的歌谣。像浪漫的诗和远方,像梦里最亲切的原乡,就这样突如其来,让人猝不及防。

## 三

在徐庆村,最著名的古厝当数驸马厝了,就坐落在中心街道旁。

相传唐末五代年间,银青光禄大夫陈奕金被闽王王延政招为驸马,遂在故里徐庆村建房,即是驸马厝。据传陈驸马遭陷被斩,后虽被昭雪,得到朝廷厚葬,但家族就此逐渐没落。至清代道光年间,驸马厝被徐庆浩洋举人高鸿买下重建,因算命先生的建议,驸马厝名称一直相沿至今。

现存的驸马厝建筑面积两千多平方米,共有9座房屋,窗、门、根条雕饰精美,墙壁绘有山水人物图样,翘栋塑有鸟兽飞禽,梁榀门栏刻有花纹,依稀可见当年的繁华。驸马厝大门口立有两个长着青苔的旗杆碣,石碣上分别刻有“道光甲午科中式”“举人高鸿立”字样。徜徉其间,令人不由自主追寻着古厝往昔的辉煌。

在谷园村,有名的古厝不少。进士院旗杆厝为明末崇祯年间吴肇和所建,三进三厅。其二子吴遇时为清乾隆庚子科进士。族人为庆此盛事,祖祠前竖一对木旗杆,以彰其志。吴遇时也是未入仕,其于榕城开木行埕,声誉颇佳,闽剧《红裙记》里的吴行伯便是其原。谷园的酿酒坊则始建于清初,房主为林东龙、林东虎俩兄弟。门柱有篆书联,曰:“清操兼酿酒水,老略曾值赤伏符”,横批处是一个八卦图。赤伏符是刘秀称帝前的图谶,八

卦则是天地会会员凭票的图案,因此据传这里曾是反清复明活动的指挥场所。后被清兵剿灭。郑厝裡厝也是始建于清初,酿酒坊案发,朝廷屯兵谷园,屯兵期间,传为清八旗之一郑亲王之子就在此建房,其后裔至民国初年才迁徙别处。此厝屋脊飞檐翘角,雕花鸟嵌彩画,中门墙上绘有精致泥雕彩画,构建似有典型韩式风格,又具中原民居之特色,实堪别具一格。

在岭根的北坑村,这是个自然村,很小,现在就住着四十多人。北坑村民主要姓黄,是南宋理学家、朱熹高弟和女婿黄幹的后裔。北坑黄氏最著名的当数黄彤云,他是乾隆十九年明通进士,朝廷曾三次任命他,但他都没有赴任。黄彤云旧居至今还在,已有300多年历史。跟黄彤云有关的古厝还有两栋,那就是下官厅和上官厅。黄彤云虽未出仕,但他建书楼、办书斋、课徒授业,为县里和乡民解决过很多事情。为方便他办公,县里、省里先后为他盖了下官厅和上官厅,至今保留完好,遗风犹存,隐隐散发着诗书礼乐的气息。

在巨口这些偏远的村落,因先祖由中原移民而来,建筑风格延续下来就有了中原正统的气派,一座座极具匠心的四合院落,虽有些老旧残破,但古朴可观,且背后大多深藏着一段故事,一段传奇,让人感觉更多的是深沉厚重、遗韵无穷。行走其间,宛若走进一部典雅素美的线装古书。

## 四

离开巨口后,有几个画面一直在我脑海中萦绕不散。

在徐庆村,一个静寂的小巷里,一个戴着银手圈、银项链的小男孩,光着两只脚丫,抱着一部手机正仰躺在门口,自得其乐地玩着。一条小狗蜷伏在他的脚丫边,除了尾巴不时轻摇几

## 前世今生彼岸花

黄颖

着碧绿的叶格外耀眼夺目,可是很快被发现了。神发怒了,下达旨意让他们永世不得相见,而他们只有在每一次轮回的时候,在忘川河畔想起前世的爱人,发誓永不相离,可是回转身再一次转入无边的诅咒。

所以花叶永不相见,花开不见叶,出叶不见花。日日相伴,却无法相见,说是缘浅却为何相伴相生,说是缘深,却终生相错。

第一次见彼岸花是在日本,清晨五点多,乘坐的邮轮在日本宫古岛的平良港靠岸,这是一个风景秀美的乡下小岛,日本比北京时间晚一个小时。清晨行人稀少,我们坐在大巴上准备前往目的地。

车子经过的地方,突然看到开得绚烂的彼岸花,一丛丛开于两三片墓地边。墓地规模不大,每个墓地形状和我们的有比较大的不同,墓地边四周有四条柱子,柱子上顶着一个弧形的顶盖,类似一个小亭子,整个看起来像一个个小小的房子。中国古代帝王的陵寝讲究事死如事生,生前死后都一样,这个日本的丧葬习俗似乎也有这么点意思,死后的人也应该有房子住。

导游说,第二天刚好是日本的盂兰盆节。这里的盂兰盆节要过三天,第一天请祖先回家,第二天和祖先一起过节,第三天再送祖先。花开时节,正是思念远去亲人的日子,彼岸花开,或许是对先人最深的思念吧,所以在

日本彼岸花也称为“往生花”。

日本诗人斋藤茂吉说这个时节的彼岸花最美,前尘往事,前世今生,浮生若梦,这一炽烈花海指引着离开的路,也照亮来时的路。

再一次遇见彼岸花,是在永安桃源洞。路过观音大士殿,起初不经意,后在大树边的标示牌赫然发现眼前未见开花的就是彼岸花。花未开,只见叶,一株株笔直立于眼前。再过两月,眼前就是一片火红之海了。

似乎有点遗憾未能遇见在花儿最美的季节,但转念一想,曾经经历了她的绚烂花期,而又能遇见茂盛的出叶时节,既见叶又遇花,没有错过,从此经往,人比花何其有幸。

心意,你一定要收。”时运只好收下。

走到恐龙江,恐龙问道:“佛祖怎么讲?”

他说:“佛祖讲,别的龙只修一粒珠,你却要修双珠,只要肯丢掉一粒,日后定能上天。”

恐龙一听,马上吐出一粒珠,对时运说:“阿弟,这粒珠送给你。”时运收下龙珠,过了江,继续行走。

当他快到员外家的时候,员外的女儿从绣楼上跑下来,笑嘻嘻地对员外说:“阿爹,阿爹,去西天的那看牛弟回来了。”员外惊奇,真是千年的铁树开了花。

这时,时运也走到员外的家里,员外问:“佛祖怎么讲?”

“佛祖讲你女儿,见夫便开口。”员外大高兴,心忖,这是天意,这看牛弟就是我女婿了。他将女儿许配给时运,不久就拜堂完婚。

洞房花烛后,时运带着龙珠进京献宝,皇帝就封他为“进宝状元”。

心如莲花,人生才会一路芬芳。

## 储藏间的猫

林聪江

据说,许多人的梦想总是在絮絮叨叨中,不经意间就实现了。梦想就像是长了耳朵似的,一直在你耳边倾听着、留心着,生怕你把它忘记,把它抛在脑后。

最近这一两个月间,女儿总念叨着要养只小狗,或是小猫,甚至是小乌龟都可以。我却总是推脱家里空间小、宠物身上细菌太多,一再地拒绝。

直到上月初的傍晚,下班后回到家,我照旧打开储藏间,准备把小电驴停进去。当门一打开,神奇的一幕出现了:地板上竟然有一只咖啡色相间的猫妈妈,它身旁正依偎着两只可爱的小猫咪,它们未脱稚嫩,正懒洋洋地伸着懒腰,任由猫妈妈温柔地舔着身上细细的绒毛。

一看见我,猫妈妈条件反射式地一个华丽起身,叼着其中一只的脖子,用它的前爪急切地拍了拍另一只,仿佛在说:“快走!快走!”三只猫儿,一溜烟就没影了。我迫不及待地停好车,跑上楼,告诉女儿这个好消息。她“哇”的一声,扔掉了手中的书,三步并作两步飞奔到储藏间。可惜,猫儿早跑得没影了。

女儿生气得直跺脚,四处寻找着它们的踪迹。储藏间里的货品杂而多,寻也寻不着。最后,只好悻悻地回家了。我安慰她说“放心吧,猫儿既然把这当家了,总会出现的”。

果然,第二天中午,储藏间又传来了猫儿的叫声。这叫声,是如此的温柔美妙,又略带着懒懒散散的低鸣。我正诧异,门关得如此之紧,一点缝也没有,猫是如何进来的呢?女儿指着窗户边一个仅容拳头大小的缝隙,是不是从这儿进来的呢?记得老人说,猫有九条命,果不其然,这么窄窄的洞,又是离地三尺高的窗户,猫儿竟然能携家带口,真是小瞧了它们。

也就是从这天起,猫儿成了女儿的牵挂。每天早上第一件事,就是给猫儿送饭送水,我笑她“这个懒丫头,终于也有积极的一天了”。小猫咪的胆子也越来越大了,从一开始的躲猫猫,到看到人来,也敢于大胆地躺在地板上无动于衷,终于,女儿的小手和小猫儿的细毛亲密接触了,猫妈妈一点表示也没有,只自顾自地吃食、喝水。

储藏间也越来越乱了,猫儿不爱干净的天性暴露无遗。尽管我带着扫帚隔三岔五地清理一番,味道终究是越来越重、越来越难闻了。猫儿俨然把这当成了自己的领地,开始了以尿为标记,宣示起了自己的特权。纸箱、置物架,甚至于电动车座椅上,处处留下了猫儿的印迹。

我也愈发地担心起来,“得之易时失之易”,这样的场景,母亲知道了,必然是会大发雷霆的。母亲是一个极爱干净的人,家里的桌椅恨不得一天擦三遍,她的骨子里生来就带有闽南女人特有的勤劳,长年累月的操持并没打垮她,反倒使她愈发地坚强。

“福之祸所倚,祸之福所伏”,该来的总是会来的。这天,我照往常一样打开储藏的门,却再也看不到熟悉的画面。走了?丢了?抑或是母亲请出去了?我不敢去想,更不敢告诉女儿这个消息。回到家,母亲倒是挺坦诚,“那些猫把储藏间弄得乱七八糟,我已经把它们请到外面去了。”母亲的话有些轻描淡写,我的心不禁抽搐了一下,女儿却已经忍不住哭出声来了。是了,这些天的朝夕相处,女儿早已把它们当成了自家人,无数的黑夜,猫儿早已深沉地进入了她的梦里,同她玩耍,陪她嬉戏。

打那以后,我们再也没见过猫儿的身影,依稀听得有人说,有只小猫带着三只小猫出没在小区灌木丛里,女儿也找过几次,终究还是没能找着。

是了,猫妈妈又一次做了妈妈,这是我和女儿听到的最好的消息。在猫儿的生命中,我和女儿已然沦为过客,外面的世界自是比储藏间更广阔、更具挑战性,愿此后余生,各自安好,相忘于江湖。



## 幸福的泪光给大海带去了涟漪

罗唐生

渴望一滴水回归大海  
像一头牛的沉重渴望交给草原  
在福清,我见到  
草原风光和一禅的汉简  
以及海的蔚蓝、风的形状  
此时,我在大姆山草原  
与硕大的一头牛对视  
我惊喜这片辽远的空旷  
纷至沓来一首诗的意象  
压轴的好戏还在后头  
一群风光中追逐的小孩  
与这头迎风吃草的牛眼中  
同样含着幸福的泪光  
神秘地给大海带去了涟漪